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六

臣朱國禎輯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上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故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為仇讐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

○己亥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删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係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

之忠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如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六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癸卯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絮綿襖運赴薊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

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
守邊將士尤朕所廑滚念者其給之無緩
○二月乙巳中書省臣奏宦官月俸初宦者爲監官月
支廩米九斗中書議今旣爲官宜量給以月俸米三
石　上曰内使輩衣食於内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
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
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
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法者懲
惡之藥石也故爲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法是以

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爲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爾其勉之

○三月丁未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上諭中書省臣曰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大臣皆不親祭徒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豈不褻瀆甚於是舜禹皆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又不立廟朕不知其何說也宜令禮部會諸儒詳考以聞於是考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

秋通祭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
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其可乎自今
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寢其合祀
者　三十五處禁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
體祭於陵寢　上又曰古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
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偏方之君雖賢不
祭主中原而昏懦者亦不祭於是禮部復定議合祀
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
縣祀漢光武藥陽縣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
鞏縣祀宋太祖宋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

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祀唐虞曲阜縣祀少昊

在者三內黃縣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

湖廣者二鄷縣祀神農寧遠縣祀虞舜在浙江者二

會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祀黃

帝咸陽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

帝景帝與平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帝三原縣

祀唐高宗醴泉縣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宗涇陽

縣祀宣宗歲祭用仲春仲秋朔器用籩豆各八登一

鉶二簠簋各一俎一爵三尊三篚一牲用太牢制可

之於是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民無得樵採置牌刻

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爲

常式

○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

生之罪　上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

仁者不爲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

而民服彼不知其爲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

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

費遣歸

○閏三月己未諭省臺臣曰朕諸子已知務學必擇端

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

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奢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蹊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爽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繇於褻慢而端莊正必皆本於好德

○乙丑命吏部定內官監等官品秩　上諭侍臣曰古之宦竪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

逼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
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
縱有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
令在左右誠履霜堅氷之意也
○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侍御史諭之曰憲臺
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
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
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
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爲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
清使奸邪屏迹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壬午　上覽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汝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居侈大之言乎自今□□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四月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里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

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寐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壬辰　上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爾惟日孜孜而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未勤庶政先爲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

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姸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繫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辛巳　上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

而巧僞必滋夫壁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式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酷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衡而退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日本太初二日仰大明三日

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薄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令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庚戌諭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

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本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繇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遵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慎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繇是而致朕為此懼每臨祭必誠

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
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昭惟行之於
今將俾子孫永爲法守
○壬子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
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
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
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啟天
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
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
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

不必奏如災異及雨旱之事即時報聞

○九月甲寅　上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

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而其術終亦窮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〇丙辰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辛未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

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此言知朕此意

○十一月丙辰冬至祀圜丘禮成　上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　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

○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閒暇有以酣飲費貲者　上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聞

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illegible]無貸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多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莫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為民害 上深知其弊害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壬申 上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上顧謂
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
性至愚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
汝等又役之爲私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
頓首請罪 上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内省於心朕與
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
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寘之遠
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 保汝輩之
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
言凡人守分植財如買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

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
亾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
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
矣汝等有勲於國朕既酧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
孫永有所賴汝其識之
○十二月甲申時諸勲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冐法
凌暴鄉里諸功臣不加禁戢　上召諭曰古人不斷
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
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
意而所有莊佃倚汝勢挾汝威以凌鄉里卿等何

可不嚴戒約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之德也

洪武五年二月巳卯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如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至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

之事或有癈怠不卹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哉

○壬午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謟上恪守乃職是為正人昔宼準在相位丁謂為㕘政嘗會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為執政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椽史往候之憲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

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為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爾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効之可也

○三月辛亥　上謂禮部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敘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

稽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

○是月高麗國王王顓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迂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

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

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卽遣

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聽其歸省

○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丁夾

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

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

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上曰明理

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

足以爲戒事渉惟妄豈可信耶

○戊辰　詔諭天下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厨

稼穡衣服始制民舍居焉五帝不過遵三皇之良規自周至漢唐因時損益國乃昌民乃安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護佑得正帝位已五年于茲朕本布衣失習聖書摧强撫順二十有一年嘗無寧居紀綱初立治道未臻民不見化市鄉里閭尚循元俗天下大定禮義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曩者兵亂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士庶之家毋收養閹豎其功臣不在此例古者隣保相助患難相救今州縣城市鄉村或有凍餒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貸錢穀以資養之工商農

業皆聽其故僕有除贍然後償還不資給者驗其定
糧足用盡皆没官孤寡殘疾不能生理者官爲養之
毋致失所其有疾愈願占籍爲民者聽鄉黨論齒從
古所尚凡平居相見揖拜之禮幼者先施歲時燕會
坐次之列長者居上佃戶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
事長之禮若有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禮行之鄉飲
之禮所以明長幼厚風俗今廢缺已久宜令中書詳
定儀式頒布遵行婚姻古之所重近待以來狃于習
俗專論聘財有違典禮喪事以哀爲本祭奠之具稱
家有無今富者奢侈貧者假貸務崇眩耀又有感于

陰陽停柩經年以致暴露宜令中書集議頒示天下四方既定流民各歸田里其間有丁多田少者不許仍前占據他人之業去時丁少歸則田多令附近荒田驗官耕種中國衣冠壞於胡俗已嘗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人衣巾婦女服飾行之中外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中書頒示定制務復古典僧道之教以清淨無為為本往往齋薦之際男女溷雜飲酒食肉自恣已令有司嚴加禁約福建兩廣等處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閹割役使名曰火者今後有犯抵罪沒官為奴於戲用夏變夷風俗之所

孫厚袞窮賑乏之仁政之所當施因時制宜與民更化期臻禮義之風永底隆平之治洛爾臣庶體予至懷

○戊午夏至祭方丘禮畢駕還乾清宮　皇后嬪妃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臣　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聯蒂之

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王禎不在於微物遂爲贊并賜其民鈔而遣之

○八月戊子　上召諸勲臣諭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

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怠爲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險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

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大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轍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

○十月丁酉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

上破家者有乃諭兵部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
不善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
不能安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
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
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　事盡百
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豈可蹈其覆轍
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
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是月癸酉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曰國
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

重民命也朕秉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濬壕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甚煩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常蠲其四歲租稅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飭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糧除糧長頑役不莅倉及科斂困民者本戶之糧不免外其餘盡行蠲免於戲朕念爾民勤勞欲俾爾優游於田里以共享太平者此朕之心也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先是禎督㑹定遼因

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蓋人君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繇此觀之可不懼乎

○壬午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上因諭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謝罪而退

○十二月甲戌朔勅中書部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源朕嘗頒降條章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道理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校之教甚違朕意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本決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墮學者皆論如律嗚呼彝倫不敘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爲凡在臣民體朕至意

○己卯　上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

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彝曰堯舜以
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
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之君安能及此　上曰
人君一心治化之本中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有政
成堯舜之治決不可得彝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
者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
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上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
夫祼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
水中求之未得　上命別取償之且復問曰此類汝

鐖乎對曰類但比所挪者甚短耳因命人赴水求得

之果如所言　上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

勞矣尚忍加虐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

今天寒衣重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

勝道命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窰冶及燒石

灰匠餘匠悉遣還家

○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

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

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　上諭來　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

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繇縣次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令貪虐以毒民或怠施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遠其奸貪去其闒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若知而不察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爲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致察於此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著聞必有加賞頎爾等爲政何如耳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

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於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其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與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

譬之於聲色朕覩前代學者出爲世用雖由其質美
寔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
所以學一以記誦爲能故罕貴得今民間俊秀子弟
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
材難矣故自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
爲朕詢釆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人師
者以名聞

○辛酉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
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
鴆毒朕蓺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

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遠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

○江西商民朱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逃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小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

輸作臨濠

○丙子諭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爲此側媚之態人喜其柔巳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許操守康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强人惡其拂巳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狷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玆之態修其在巳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庚辰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爲獻阿剌吉者華言

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啟奢靡耳郤其獻不受

○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上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如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悔必思改爲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雖或

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二月癸酉朔　上諭太常司臣曰祀神之道務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一毫未致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爲虛文又焉用祭朕自即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忽常加警惕務致其誠爾太常職事祀事宜益加修謹以副朕事神之意

○先是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蕃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官職未來者宜勿與　上曰吾以誠心待人

彼若不誠曲在彼矣況此人萬里來朝若俟其再請
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有
差仍遣詔諭朶甘烏思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明命
統馭萬方恩撫善良威武不服凡在幅圓之內咸推
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
朶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
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
加其識達天命慕義來庭不勞師旅之征俱效職方
之貢宜從所請以綏遠人乃加爲國師給玉印其餘
武衛諸司等官給誥印於是諸土酋皆來入貢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而士習歸於務本

○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　上自為主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因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朕則上畏天下也　地中

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

○昭鑒錄成頒賜諸王　上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

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上諭尚書牟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戊申　上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

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壬子命魏公徐達率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旣行朕復思邊守旣定遠備必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差還所州受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上

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去不見已十年百戶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上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

以符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檢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恣盡言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黄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叅政刑部郎中高聊磨勘司令呂宗藝爲福建行省叅政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康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

古之君子垂德澤於不朽豈不偉哉爾等其勉之

○戊子　上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汙吏惟知好賂犯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若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爲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

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
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共為之輔也今
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自今採舉
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五月壬寅朔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
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
內令曰內官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既親為之
序仍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
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東壁以時觀省又謂侍臣
曰朕著　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

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 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於亾夏顛覆典刑幾於亾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癸卯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

至樸純 則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𢽾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敎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爲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敎之及告以古人爲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爲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敎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其率敎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〇七月丁卯以戸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陛辭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爲守

將追奪以壞法廢事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毋蹈
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爲阿私如邊將妄有所求當
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
得以保全其功矣
○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于先師孔子時丞
相胡惟庸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祭而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
以勸旣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道
理者皆不足責命停惟庸基冕俸各一月學生不來
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己丑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賫勑諭之
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志其
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
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始爲爾
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身雖在外實同家
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
也燕樂玩愒因循尚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
露被堅執鋭朝夕不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算卒無成
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
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事所

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從起兵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甲辰　上諭禮官曰朝廷禮法之所自出天下之所瞻視凡文武官於朝班奏對之際言辭當詳雅切實勿爲浮溢之語若涖事臨下須有恩有威使人畏服切戒忿怒及惡言加人先聖云非禮勿言禮云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卿等爲禮官當致謹於此庶無

忝于爾職也

○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上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有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忝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巳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剛于助教未復爲　燕府參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侍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饋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如爾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果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閑邪而已初

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愼之

○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因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湯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踏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

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
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牋奏疏毋用四六
對偶悉從典雅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主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
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
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為治
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
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
貴斷廢一不可況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

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閾耳雖能
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
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
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
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上諭中
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毋惜其力朕嘗
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
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毎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
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人宜各

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壬戌　上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之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册其臣亦皆

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十月癸巳　上謂兵部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爲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illegible]所雪況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爲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寄爲之不美一民之寒寢寄爲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勿後

○十一月壬寅諭　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

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歲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稱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上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覬恩寵所謂聚斂之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況朝廷既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爲遂不聽

○己未潞州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毎耕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詒謀之道也

臣朱國禎輯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倣此為例　上曰鑄錢當以輕重為準豈得以多寡為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小理勢必然若違輕重而較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為定例

○吏部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

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蘇治職何蘇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倦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饋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illegible]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

則耕有專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簡往彰德誠往濟寧伯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上召東宮諸臣諭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以非商彝周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

能實受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壬午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蒞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一年自獄中上書陳情　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二年若不幸而死詢獨何辜卽命釋之逮問其官吏之淹禁者

○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叅政陛辭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一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玆特

今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效雖海嶺之遠朝廷可無憂矣

○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

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徵其賦
○乙亥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蘭州衛遣其兄者沙與其弟火不歹往招郭買的不從者沙火不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誅之而已手自殺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給以所獲牛馬
○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逃京師中途有逃竄者　上勑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遺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逃去薈彼生長之

日淺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來歸者爾等加意撫綏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便其有收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諭曰蠻夷使化自作不靖今命爾等討之兵發之事以仁為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諸儒臣上進命藏金匱其副藏祕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副使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僉事呂本爲北平僉事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庭辱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豈不見干雲之臺繇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牲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之物致齋三日而供三牲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

禮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上以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海瀆及鍾山之神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卽位七載民遭兵亂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爲甚方今仲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于心惶惶莫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爲達上帝苟有罪貴宜　　　爲民災神其聽之旣而大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故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穎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illegible]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illegible]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七月初中書省臣曰甲胄之成勞民甚矣其初劉山取[illegible]鍊石成汁凝精爲鐵然後鎚鍊爲製關陝西甲甚多當繕鍊零落使出而修整之

○巳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

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已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秋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追還

八月庚子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攻元洪武今已七載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守奮不顧身歿於戰之屍不至家魂無

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今不能存活
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會
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
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
司用心體訪各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
出陣軍官間有歿於戰鬬或鎮守遠境身故遺方父
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
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如無應襲之人
所司廩送至京官為存養其南北征戍軍士歿於邊
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依所司驗實廩送至京官

為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畱者從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故他鄉所遺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仕宦遠方歿於任其妻子貧窮不能回鄉者所在有司送還鄉里於戲君臨天下者所以為民也或君思治而民亂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懦而臣剛此古君之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倚仁為弊以干刑憲

○辛丑北平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上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崧以爲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當行之毋爲容默但保祿位而已

○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雖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

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懾其
暴惟威惠兹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
畏威爲强正謂此耳

（）九月丁丑　上諭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
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庾買
的里八剌南來巳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
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遂老成宦者成禮袁
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
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上諭之
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爾歸以爾年

幼道理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
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里三
臣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
視之
○已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
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
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後世樂章惟
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情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
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
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體此撰述毋有

所避

○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

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

丙寅諭曰釋罪宥愆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豈有獲罪而苟免致寬而無忻者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其間儒君承業權縣姦佞因有大赦雖聞釋君之過愆而姦頑之徒得爲漏網之魚使良善者含鬱而不伸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爲天下生民主恒恐悖理

乖惡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其條欵陳獄因若果眞
犯但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人致罪
者悉皆宥之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
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
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
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
發其義

洪武八年正月丙寅　上與學士宋濂等論用人　上
曰人才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老佛上

並負販者顧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若近代官人
必舉世族則有志者不得上達多矣濂對曰誠如
聖諭非有借名傳者能勤於學以所爲文求進於臣
觀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才或有可用　上即命濂取
觀之喜乃自爲文諭之

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
食無所依者給屋舍仍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
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
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
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

然故躬擐師旅誓淸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巳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朕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上謂刑部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視親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厲天下其釋之

○庚辰勑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孳飲勞之情僞未嘗知之

欲此朕何賴焉如齊寧侯顧將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皆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還民鎮修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其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丁亥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習於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

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二月甲午勑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爲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丙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代人

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勤儉仁敬之類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又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

詔刊行仍爲之序

○三月丙寅命 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上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爲一日之養不可得矣哀慕
之情昊天罔極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
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
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戊辰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
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
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
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
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
務學人材可與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

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貨不售商人訟於官刑部議吏罪當紀過　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使其貨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倖以賞商人

○五月庚申朔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致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

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繇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七月庚申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十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群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不幾而亡蓋根疎者易拔源淺者易

淵入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群情則治益
盛隆道益光大矣
○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宮殿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
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爽去古遠矣朕今所作
相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
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
花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
所司如朕之志
○十月丁亥朔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孟
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

通達時務者其令有司審擇以名進既而又恐有司
濫舉不實命戶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於各道
俾按察司及分巡御史覈其素行以聞
○壬子 上命 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
中都以講武事贊善大夫宋濂秦府長史林溫晉府
長史朱右楚府長史朱濂靖江王長史趙壎等從既
行 上閱輿地書得滁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
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至
滁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
舊跡惟塗荊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

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
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
之艱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旣過中都乃往
遊焉命濂譔文記之其他古跡濂歷歷舉之因事進
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丙辰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
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
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
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
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

可以知其仁善謀也可以知其智渠源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罷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頋謂之曰汝等

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華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踐步而不違於矩矱者蹊其德先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伐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虵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為其所陷矣

○丁卯遣使勑大同衛指揮使周立曰古之馭天下者君用臣之能臣奉君之命上下各盡其道以圖至治是以功著史冊名垂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之廣四際遐荒各選能臣握強兵守險要卿北鎮雲中當沙漠苦寒之地晝馳驅於戎馬夜運謀於機密心神俱勞朕甚閔焉今者首春氣和堅冰漸解塞草將萌胡馬瘦而弓力弱卿宜解甲暫自休息俟秋高馬肥然後控弦執矢觀釁而動古人謂致人不致於人卿其審之

○三月乙卯朔　上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

不足以得人心朕毎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爲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

○五月戊午　上御奉天門謂侍講學士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

蹇瀁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　陛下欲得求賢之效無過此矣　上善其言

○壬戌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槥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役三年復爲文遣官郎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

而死者已勑官爲棺櫝送至于家今復爲壇遣官以
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
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大青緑餘居
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緑亦無
過度者　上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
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
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
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
○壬午謂侍臣曰澹薄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

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生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亾卑宮陋室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亾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鑑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常保國家矣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

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又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六月甲申朔　上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爲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

及人君苟能虛己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
事業不可成哉
○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
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　上曰農桑衣
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
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
能非愷悌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
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壬寅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
大禹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

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
揮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
朕繼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
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
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
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如卿
所言非朕所望也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
其考曰能恢辦商稅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
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

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八月癸巳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旒御史閔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於蠻境轉市以售於官官雖償其直而道途往來甚勞民以為患

上聞之曰民為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省其用而先傷其本乎命厚給直

○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陛辭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

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
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
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諭之曰
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
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
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
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
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上命禮部遣官致祭
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九月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身之難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爲祿祿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巳卯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笞一姦吏至死
上聞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則治繇此始不則亂亦隨之若謂胥吏小人何預

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殃矣民何繇安朕所以命若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勤必懲而嚴之以法若吏卒背理違法繩以𤗆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日弛而民受枉朕甞謂若爲官臨政無馭吏之威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豫吏朕聞茲事甚喜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詔曰朕本布衣因元

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在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冀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鑒之若假公濟私非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

○十月甲寅 上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

羣臣以道事朕當有翌於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
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於不朽也
○辛酉　上覽大明律謂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
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疏後世人心濟而刑
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
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傳後世昔蕭何作
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未
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
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
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夜
有賢人入夢俾圖形旁求得傅說於版築委任之海
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與同入百朕思古有
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
君臣者鮮矣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羣雄並起之
秋摧殘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
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廸于教而麗法
者欲盡以刑治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緩刑章俾之
力役冀其悛心期於無刑頃者天變于上朕心皇皇
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令既行中外言者有之

獨卿敷露肝膽而陳國計雖可否半之豈不盡已之謂忠乎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斯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辛巳朔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倖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

古深用為戚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栽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緣而作閹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則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當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丙辰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旣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

洪武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間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皆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

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
令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
車送之著為令
○二月辛酉勑兵部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
里既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死亾棺
歛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
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之壯
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死亾
家貧不能舉者為給棺葬之所司著為令
○丁卯　上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

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旣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有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徭役其已故者免子孫三年

○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謂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爲究心民又怠惰馬政不修則督責之令行並

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書則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霖典籍蔡燁考功郎中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諸儒推步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其所經之宿則是右旋此曆家[illegible]左旋乃儒家之說爾等

不拆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五月戊寅朔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擄獲至京　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驅掠迫

脅為盜皆出于不得已豈真為盜者哉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是月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召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為其言利不進善也汝言果導人君以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而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

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而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

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甚無以對遂黜之

○有内侍以久事内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

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　君

有作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

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

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

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本態也苟一

爲所惑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

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豚是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

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
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
將來也
○六月丁巳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
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
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
繇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納
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
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
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〇內賓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啓　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詔　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舉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踈暴惟明則不惑於姧邪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一人指石以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

玉乃石也如此則灼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以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七月甲寅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上重其任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提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爲通政使以應天

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
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
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
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
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
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
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無巧言以取容無苛
察以邀功無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
負委任之意
○遣御史巡按州縣諭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

諭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
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
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
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
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
章中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
書諭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
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
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昔霍光功非

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恃患在不知學耳

○九月戊寅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欲荒寧不親政事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

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豐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聖人之言不可不察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上親幸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

吾心即在是邦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慚卿爲朕

記之傳示來裔

○己亥　上視朝畢顧謂翰林制侍奥沈曰人主治天

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

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有

益於我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

誠能好賢則不待招採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

待旌賞而諫者必來

○新除有司官諭曰近日天下有司　奏缺官朝廷以時

遷補比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
眾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為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
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
竟為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夫夫夫
立志為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善迷而
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為善者禺人也能為善者賢
人也至於為惡者乃下禺無顧忌之人也然為善為
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
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知孝
友此乃天賦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

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効之是修道之教推廣
此意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
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丙午 上諭韓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
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
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察然斷決恐未盡善旣行之
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已亦多矣前者今 皇
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
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
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各道按察司官來朝諭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謬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尅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今其聰明將安用汝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

度思稱其職否或不然鬼神鑒之

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及各知府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殃官瘝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觀其能否尙治效有成卽爲賢材天下何憂不治

○二月癸亥命　皇太子詣中都祀　皇陵右丞相汪廣洋從　上謂　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

積德深厚格於皇天鍾吉罘慶乃生帝王以主天下傳世無極朕仰承　天命撫馭萬方實繇我　祖考以來積德所致每懷陵寢瞻望中都悲感無極今命爾往修孝祀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爾其敬恭乃事毋怠毋忽庶幾精神感通神靈來格太子頓首受命而行

○辛未詔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渍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令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壬午謂禮部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繇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事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以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爲戒大

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丁亥 上諭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廉官之有材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縣丞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上諭羣臣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縱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

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 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愼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諭禮部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里達臘沒於彼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辭中華已變異俗非與禮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

與其臣悦况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含禮哉於是自
爲文祭之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風和
日暖夜月增澄霽尤甚　上大悦禮成勑中書省臣
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上古之君所定至今相承
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周旋
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
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
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

一年見其儀太煩乃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欣悅若有肸蠁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以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用答神明之休祐焉

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論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

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
四海罹殃言行若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己巳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上曰
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
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
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
教修而恩澤布人罔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
惑於憸壬耽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
離矣天下安得而治
聽政之暇延諸儒賜坐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

廸馬懿緘默不語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
以學爲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僞有裨於國家垂名立
於簡册則無愧於所學若挾詐自私上無功於君下
無益於世朕何頼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者
日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而輔朕不逮乃
終日緘默略無一言亦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
道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補所未知豈朕
於彼不足與開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
不相告也又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先古帝王之道匡
衍輔賛以成其德器而緘默無與事朕之時其懐詐

甚矣昔者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為生民福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廷之上人君躬親問之此正行孔孟之志之日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誨于生乎朕諭汝等自今為師者必盡其師之職學者之道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二人之為也

○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

書道禮物 上賜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及衛
京殺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間而入
爲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至敬之意蓋
緊謀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
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
評議司之文辭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
可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愼之
乙丑加內外官年老致仕者品秩 上諭吏部曰錫
爵報功佚老優賢國家之令典朕思創業以來文武
羣臣宣力效勞與朕同休戚者是皆天錫英賢輔我

邦國今多年高矣宜令致仕還家樂其壽考以終天年其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級給以勑誥以示寵章時沂州判官李齊等應召至京師皆以年老賜致仕勑齊等曰朕聞君使臣以禮年壯任之以事及其衰老則許其致仕此古今之通義也沂州判官李齊等職任有司歷年已久當勑中書下吏部召諸京師將加擢用而齒年踰六十難任驅馳特加一官致仕俾尚優游鄉里以樂天年復勑兗州府泗水縣主簿陳禮等曰朕觀古今賢能之士遇有道述年有壯哀係于時運之不齊也壯有志而名

君尚知而年已暮雖有賢能亦將如之何哉爾等任

事已久稽之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

耄頭臨前雖有自强之志力不逮矣故陞品秩俾養

於家爾尚優游以樂餘年

○閏五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

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夫爝火

之光豈勝於列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

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

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

不可得也

○八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丁亥遣使齎勑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上以其時民當種麥勑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

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上來年何以續
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
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咎也勑至
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
○戊午古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陽須文旦進表及
象馬方物中書省臣不以時奏內臣因出外見其使
者以聞　上亟召使者見之歎曰壅蔽之害乃至此
哉因勑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四夷外國
有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之今古城來貢方物既至
爾宜以時告禮遣其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為宰

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
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罪
○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
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
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
貲家必聚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
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丁酉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
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
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

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成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夫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十二月丁亥諭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

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
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上謂
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
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
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
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
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
送於朝朕將顯用之

皇明大訓記卷之七終